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3.005

内向型和外向型汉语词典名词释义模式量化分析

段 彤 彤

北京语言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汉语名词释义具有定语前置作为主导语序的特点,“种差+属”类释义模式在名词释义中占据绝对优势;“属+种差”类释义有长句倾向,且被释词多为有明确分类界限的动物、植物、化学元素和运动类名词;释义模式影响释义难度,“种差+属”类释义较为简单,而“属+种差”类释义难度最高。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JUZI 汉语》;名词释义;释义模式;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3-0033-08

一、引言

释义是词典核心结构信息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词典释义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释义用词层面的研究,如安华林和曲维光^[1]、苏新春^[2]、杨玉玲等^[3];二是释义句子层面的研究,如翁晓玲^[4-5]、于屏方^{[6]209}、冯海霞^{[7]17}。释义用词按照一定的句法语义规则组合成句子,考察这些规则的运用规律即考察“释义模式”。翁晓玲认为“‘释义模式’研究应包括‘释义结构’以及‘释义方法’的研究,它是总括性的,也是系统性

的,是基于词典释义语言的模式化研究的”^{[8]3}。宋文辉指出既有释义模式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固定的释义模式,如语句式,仅仅根据形式特征分为定义式、语用式、一般语句式等类别,忽视了这些形式类别内部释义特征方面的再分类”^{[9]43}。为了深入考察名词释义模式的句法语义规则特征,本文聚焦于句子内部结构的组织方式,重点考察定义式名词释义的释义模式。如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0]758}(以下简称《现汉》)中:

【筷子】用竹、木、金属等制的夹饭菜或其他东西的细长棍儿。

种差 + 属

【火车】一种交通工具,由机车牵引若干节车厢在铁路上行驶。

属 + 种差

【碗】盛饮食的器具,口大底小,一般是圆形的。

种差 + 属 + 种差

上述例子中,“筷子”“火车”和“碗”的释义均为定义式,但因句中“种差”和“属”的排列顺序不同,它们的释义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本文中,像“筷子”这样的释义模式,我们称为“种差+属”,像“火车”这样的释义模式,我们称为“属+种差”,像“碗”这样的释义模式,我们称为“种差+属+种差”。以上三类释义模式在既有汉语词典的名词释义中均有出现,然而,目前仅有潘雪莲基于《现

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名词释义针对三种释义模式展开过定性对比分析,并从编者视角探讨了释义模式的选择规则以及特定释义模式的局限性等问题^[11]。从用户视角来看,对释义模式的研究还应考虑到释义的可理解性。方昱和刘海涛提出句法结构认知难度与基于工作记忆容量限制的储存成本、整合成本和依存距离有关^[12],赵鸣和刘涛同样也提到“语言理解需要按照语言单位出现

收稿日期:2025-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外向型汉语学习融媒词典的研发与创新研究”(22BYY159)

作者简介:段彤彤(1998—),女,河南周口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线性顺序进行加工”^[13]。用户在阅读加工词典释义时,会受到“种差”和“属”之间不同的语序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同的释义模式可能会影响释义的可理解性。若不同释义模式的理解难度不同,那么作为学习和理解词义的重要工具,词典在编纂时则需要制定释义规则,选择适当的释义模式,尤其是用户主体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外向型词典,更要注意释义的易懂性。符淮青指出“将不同词典的释义进行比较,观其同,辩其异,对释义理论、词义学的研究都有帮助”^[14]。鉴于此,本文选择纸质版的内向型汉语词典《现汉》和电子版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JUZI 汉语》App^[15](以下简称《JUZI》)的名词释义为研究对象,对不同释义模式进行量化考察,主要关注以下问题:(1)《现汉》和《JUZI》的名词释义中,使用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数量分别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2)《现汉》和《JUZI》对不同释义模式的使用是否存在差异?(3)不同类型的释义模式各自有何

(1)整句释义。如:

【爸爸】一个男性有了孩子以后,有了孩子的男性,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2)词语对释。如:

【利益】好处。

(3)混合释义。如:

【核心】中心,起主要作用的人、事物或者部分。

词语对释 & 种差 + 属

【尺度】比较、判断事物的标准;说话或者做事的合适的程度。

种差₁ + 属₁ & 种差₂ + 属₂

本文重点研究释义模式中“种差”和“属”之间的语序关系对释义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时对不含“种差”和“属”的整句释义和词语对释,以及含有多种释义模式的混合释义不作重点考察,并将以上三类释义模式标记为“其他”。因而,本研究将释义模式共分为“种差+属”“属+种差”“种差+属+种差”“其他”四类,对释义语料进行逐一标记。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定量统计,围绕《现汉》和《JUZI》的名词释义模式展开对比研究,以探索内、外向型词典在释义上的共性与差异,从而为词典编纂提供参考。首先考察使用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数量情况,对《现汉》和《JUZI》的语料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使用四种类型释义模式的释义占比,并对比《现汉》和《JUZI》的结果,以归纳词典中名词释义模式的使用特征;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释义模式的

特点?

二、语料与方法

(一)研究语料

《现汉》是中型汉语词典,共收录义项约 88000 条,名词义项约 36000 条,《JUZI》是汉语学习融媒体词典,共收义项约 22000 条,其中名词义项约 7800 条。为了便于对比,本文以二者共有的 5534 个名词词目为基础,选取词目对应的义项,最终保留 7601 条《现汉》义项^①和 7230 条《JUZI》义项作为研究语料。

首先对材料进行分类。名词的释义方式以定义式为主,兼有词语对释、整句释义以及混合释义等方式。定义式的释义模式可分为“种差+属”“属+种差”“种差+属+种差”三类;混合释义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释义模式。以《JUZI》中的释义为例,示例如下:

特征,主要以汉字数作为句长指标统计不同类型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考察释义模式与释义句长之间的关系;接着将释义的“属”单独列出,并对释义模式与“属”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最后,利用汉语文本阅读难度自动分级平台^②(以下简称“分级平台”)对使用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难度进行逐一计算,考察释义模式与释义难度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分析与讨论

(一)释义模式类型分布

首先,从整体上对《现汉》和《JUZI》的名词释义模式类型分别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1。

①《现汉》义项有 7981 条,因 JUZI 不含姓氏义项,故此处删去《现汉》中的 380 条姓氏义项。

②该平台由鲁东大学人文学院程勇等开发,平台网址: http://120.27.70.114:8000/analysis_a。

表1 释义模式分布情况

释义模式类型	《现汉》		《JUZ1》	
种差+属	3870	50.91%	4292	59.36%
属+种差	258	3.39%	396	5.48%
种差+属+种差	1486	19.55%	1494	20.66%
其他	1987	26.14%	1048	14.50%

如表1所示,《现汉》和《JUZ1》的释义中“种差+属”类释义模式均占据绝对优势,分别为50.91%和59.36%,而占比最少的均为“属+种差”类,分别为3.39%和5.48%。《现汉》和《JUZ1》的“其他”类释义模式分别占比26.14%和14.5%,《现汉》占比较高是因为其名词释义中使用较多词语释义,因“其他”类释义与前三类的释义方式不同,本文暂时不展开讨论。下文仅对前三种类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删除“其他”类释义模式后重新统计,结果如表2。

表2 “种差+属”“属+种差”“种差+属+种差”分布情况

释义模式类型	《现汉》		《JUZ1》	
种差+属	3870	68.93%	4292	69.43%
属+种差	258	4.60%	396	6.41%
种差+属+种差	1486	26.47%	1494	24.17%

陈忠指出“汉语定语前置是主导、优势语序”^[16],词典释义中“种差+属”类释义模式占比较大符合定语先于中心语的汉语语序特点^[16]。然而,陈忠也指出,汉语中为避免多个限定成分出现在中心语左侧,往往会“将过长的限定成分化解为若干流水句”^[17],这种化解方法在词典中的

表现之一即为“属+种差”与“种差+属+种差”的释义模式的使用。此外,从语体角度来看,正式语体整句较多,非正式语体则零句和流水句较为合适^[18]。在正式度较高的语体中,定语与中心语的语序受语体的强制性制约,“不管定语多复杂,一般都必须选择‘定语+中心语’的语序”^[19];而在非正式语体中,定语则可以移位至中心语右侧^[20]。从表2可以看出,《现汉》和《JUZ1》在三种释义模式的分布上基本相同,但《JUZ1》的“属+种差”类明显多于《现汉》,这可能与《JUZ1》所使用的语体有关。总而言之,《现汉》和《JUZ1》名词释义模式的数量分布一致,从多到少依次为:“种差+属”“种差+属+种差”“属+种差”。

(二)释义模式与释义句长的关系

词典中“属”出现的位置是否与句长有关,换句话说,不同类型释义模式的使用是否与释义句长有关?为了考察释义模式的特征,首先应该对所有语料的句长进行标记,并按照“种差+属”“属+种差”“种差+属+种差”归类。小提琴图(Violin Plot)结合箱线图和核密度图的优点,适用于数据量较大且不方便逐一展示分布情况。“小提琴”的宽度代表数据分布的密度,内部的实线代表中位数,上、下虚线分别代表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①。本文选用小提琴图对使用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进行可视化处理,为便于分析,表3呈现部分统计数据结果,图1展示全部数据。

表3 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数据

	《现汉》			《JUZ1》		
	种差+属	属+种差	种差+属+种差	种差+属	属+种差	种差+属+种差
上四分位数	15	55	39	18	33	32
中位数	10	43	27	13	27	25
下四分位数	7	27	19	9	20	19
四分位距	8	28	20	9	13	13

结合表3和图1,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三种释义模式中,“种差+属”的释义句长短于其他两种释义模式。《现汉》使用“种差+属”的释义句长集中在7—15字,《JUZ1》集中在9—18字;而使用“属+种差”和“种差+属+种差”的释义句长明显更长,《现汉》集中在27—55字和19—39字,《JUZ1》集中在20—33字和19—32字。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检验,“种差+属”与其他两种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差异显著($p < 0.0001$),说明结论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2.《现汉》中使用三种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之

间差异性显著,呈现出“种差+属” $<$ (“ $<$ ”表示“小于”,下同)“种差+属+种差” $<$ “属+种差”的分布情况。“属+种差”的四分位距为28字,在六组数据中离散度最高,这可能与该类型释义数量较少有关。对《现汉》使用“属+种差”的258条释义进行分析发现,在使用该释义模式的名词释义中,被

①四分位数(Quartile)是统计学中用于描述分布的概念,将所有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并分成四等份,第25%的值是下四分位数(Q1),第75%的值是上四分位数(Q3),Q3和Q1之间的差值称为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用来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

释词大多为植物类(53条)、动物类(50条)、化学元素类(20条)和运动类(17条),共计超过50%。以上四类名词释义共有140条,其中句长在27字以上的有135条,在43字以上的有100条,平均句长为51字。相对来说,《现汉》在解释有较多百科知识的科学义位名词时更倾向于使用“属+种差”,且释义句长均较长。如:

【鼠】哺乳动物,种类很多,一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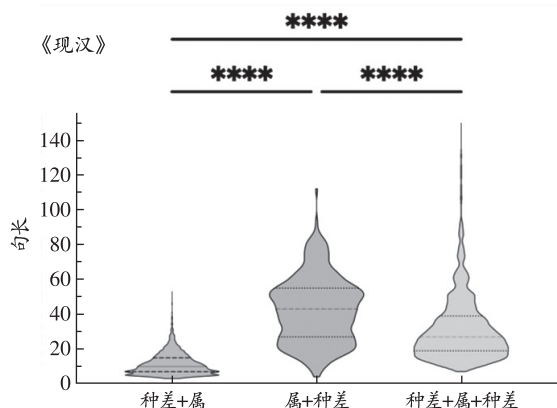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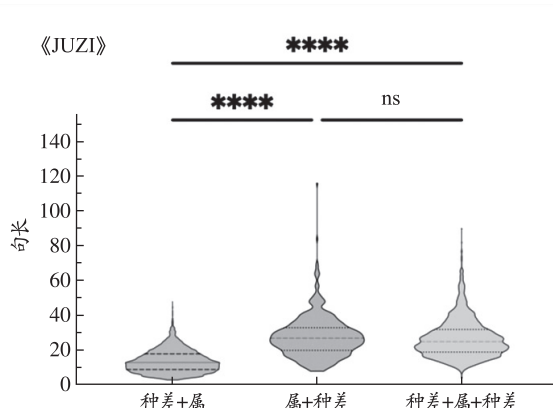
图1 释义句长小提琴图

3.《JUZI》使用“种差+属”类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与使用“属+种差”“种差+属+种差”的释义句长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呈现出“种差+属”<“属+种差”与“种差+属”<“种差+属+种差”的分布特点;然而,“属+种差”与“种差+属+种差”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显著。通过对《JUZI》的释义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造成“属+种差”与“种差+属+种差”两类释义模式差异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JUZI》为追求简单易懂,有意控制释义难度,释义中少见百科义位,经统计,《JUZI》释义的句长在50字(含)以下的占比为98.8%,对句长的控制较好。其二,《JUZI》在对“属+种差”和“种差+属+种差”两类释义模式的使用上界限并不明显,通过统计《JUZI》中使用“属+种差”的396条释义的被释词类别发现,占比最多的为动物类(61条)、植物类(52条)、化学元素类(16条)和运动类(15条),与上述《现汉》的结果中排名前四位的被释词类别一致,但《JUZI》对“属+种差”类释义模式的使用范围更广,而且与“种差+属+种差”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换句话说,在同一类别被释词的释义中,既有“属+种差”也有“种差+属+种差”的释义模式。如,同为食品类的“面包”和“饼”的释义模式并不相同:

【面包】一种食品,把面粉加水等发酵,烤熟后吃。(属+种差)

体小,尾巴长,门齿很发达,没有犬齿,毛褐色或黑色,繁殖力很强,有的能传播鼠疫。

【麻雀】鸟,头圆,尾短,嘴呈圆锥状,头顶和颈部栗褐色,背面褐色,杂有黑褐色斑点,尾羽暗褐色,翅膀短小,不能远飞,善于跳跃,啄食谷粒和昆虫。



【饼】一种用面粉做的食品,一般是扁圆形的。(种差+属+种差)

我们发现,食品类名词的释义可以选用任何一种释义模式,如以“饼”的释义为例,可将其改写为“种差+属:一种用面粉做的,一般是扁圆形的食品”,或“属+种差:一种食品,用面粉做的,一般是扁圆形的”。由此可见,在某些情况下三种释义模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仅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无法判断三种释义模式孰优孰劣,如何在实际的词典编纂中选择最为合适的释义模式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释义模式与“属”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释义中的“属”为线索来探究释义模式与被释词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按照释义模式的分类将《现汉》和《JUZI》所有释义中的“属”单独列出,共获得6个“属”词表,对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选用Jaccard相似系数计算六个词表之间的相似度,构建相似度矩阵;其次,根据相似度结果进行层次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HCA);最后使用树状图来对词表之间的相似性进行可视化分析(见图2)。在树状图中,相似性最强的两个词表被连接成对,位置越低说明词表之间的相似性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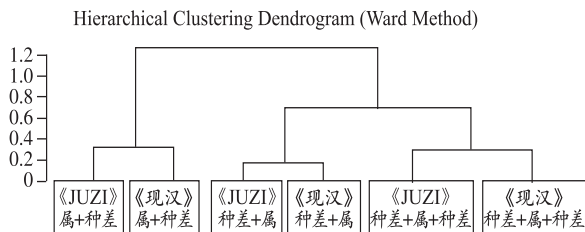


图2 释义“属”词 HCA 聚类结果

根据图2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释义模式与“属”的类型有关。结果显示,六个词表聚类为三对,每一对的释义模式均相同,这说明在《现汉》和《JUZI》中,使用同一类释义模式的“属”相似度更高,而使用不同释义模式的“属”相似度较低,换言之,同一释义模式的“属”共性更强。

2.在不同的释义模式之间,“种差+属”与“种差+属+种差”的“属”更为相似,而与“属+种差”差异较大。符淮青指出,“属”^①“最重要的作用是指示被解释的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类别”^[21]。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释义模式的特点,我们将每一个词表的“属”按照出现的次数从高到低排序,取前五位列举,如表4。

表4 《现汉》和《JUZI》“属”词示例

释义模式	《现汉》	《JUZI》
种差+属	人、地方、东西、部分、简称	人、地方、东西、部分、时间
种差+属+种差	人、东西、器具、地方、部分	东西、人、地方、部分、工具
属+种差	植物、动物、金属元素、运动、行政区划单位	动物、植物、金属元素、运动、食品

根据表4,《现汉》和《JUZI》在“种差+属”类释义中有4个共现“属”词:“人、地方、东西、部分”,“种差+属+种差”类有4个:“东西、人、地方、部分”,“属+种差”类有4个:“动物、植物、金属元素、运动”。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前两种释义模式的“属”相似性非常高,对使用两类释义模式的释义进一步分析发现,“种差+属+种差”的后一个“种差”多为语用信息或列举信息,负责提供更细致、具体的语义特征,以帮助用户更准确地理解被释词,如下例“小人”和“农产品”。

【小人】〈正式〉古代指地位很低的人,一般用在地位低的人对自己的称呼。(《JUZI》)

【农产品】农业生产中收获的东西,比如水稻、小麦、棉花等。(《JUZI》)

然而,在词典释义中确实存在同一类事物使用不同的释义模式的情况,如下例“毯子”“被子”。

【毯子】用毛或者棉花等材料做成的可以放在地上或者铺在床上或者盖在身上的东西。(《JUZI》)

【被子】睡觉的时候盖在身上的东西,一般是用布和棉花等做的。(《JUZI》)

在三类释义模式中,“种差+属”与“种差+属+种差”类释义中的“属”较为宽泛、抽象,而“属+种差”的“属”则更为具体,有明确的分类界限。根据语义启动模型,在使用“属+种差”的释义中,“属”作为启动词可以快速激活有关概念^[22],这就要求“属”应有明确的分类以达到快速激活一大类概念的效果,试比较《JUZI》的释义与改变“属”的位置的改写释义:

【老虎】一种动物,大多数毛是黄色的,中间有黑色的条,力气很大,有时候会伤人。(《JUZI》)

【老虎】大多数毛是黄色的,中间有黑色的条,力气很大,有时候会伤人的一种动物。(改写)

【灯泡】装在灯上,用电来发光、照亮的东西。(《JUZI》)

【灯泡】一种东西,装在灯上,用电来发光、照亮。(改写)

在“老虎”的释义中,“属”词“动物”的概念较为具体,《JUZI》将其前置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激活与动物相关的语义概念内涵,并通过后续“种差”提供的具体特征进一步解释和明确被释词;改写的释义将“动物”放在释义的末尾,用户无法在阅读时快速锁定被释词的动物类别,而需要先阅读提供具体特征的“种差”,这样的顺序调整可能会增加理解释义的时间。在“灯泡”的释义中,“属”词“东西”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几乎可以指代任何具体或抽象的物体,没有明确的分类界限,因此,释义的理解更依赖于“种差”提供的具体特征,改写的释义将“属”词“东西”提前,尽管位置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东西”本身的概念模糊性,用户可能依然无法快速激活特定的语义概念

^①原文是“类词语”,此处为保持全文一致使用“属”代替,作者认为,“类词语”在本文中的意思与“属”所指相同。

内涵,释义的可理解性并不一定优于使用“种差+属”的《JUZI》。以上推断还有待实证研究验证,但相对而言,根据现有分析,当被释词能提取出有明确分类界限的“属”的时候,将“属”词提前可以快速激活有关概念,更适合使用“属+种差”类释义模式。

(四) 释义模式与释义难度的关系

杨玉玲等指出,“词典的基本作用是使用户

理解词义”^[3],“对外向型学习词典而言,‘看得懂’应是最基本的要求”^[23]。词典的释义,尤其是外向型词典的释义,必须以易懂性为主旨。为了考察释义模式和难度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运用基于字难度、词难度和语法难度的汉语文本阅读难度分级平台^[24]来获取《现汉》和《JUZI》的释义难度,然后用小提琴图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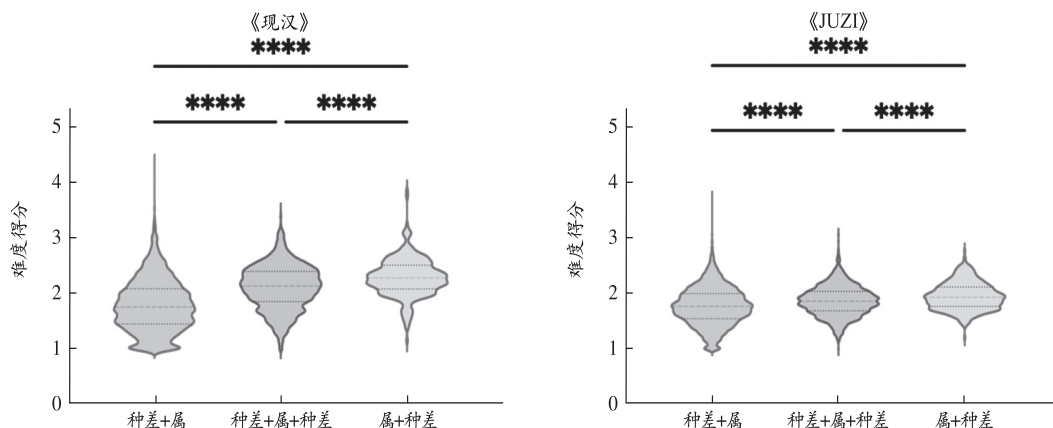


图3 《现汉》和《JUZI》释义难度小提琴图

根据图3可以得出结论:在《现汉》和《JUZI》中,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难度呈现出一致的分布趋势,均表现为“属+种差”难度最高,“种差+属+种差”次之,“种差+属”难度最低,且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难度之间差异性显著,表明释义模式对释义难度高低有所影响,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然而,在实际的词典释义中,释义模式的改变必然伴随字、词、句长等多种语言因素的变化,如果想单独研究释义模式对释义可理解性的影响,必须将释义模式作为独立因素进行考察,因此,我们将《JUZI》的396条“属+种差”改写为“种差+属”,并对其难度进行分析,结果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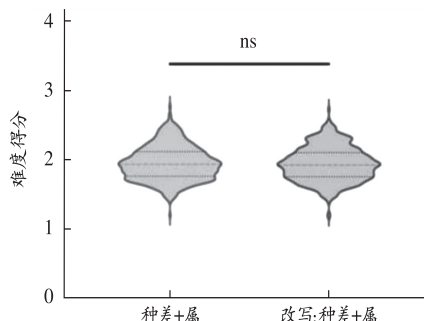


图4 释义模式改写前后难度对比

由图4可知,改写前后的释义难度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使用分级平台对释义难度进行考察的结果显示,释义模式“属+种差”和“种差+属”的释义难度并无差别。经过分析发现,产

生以上结果的原因是分级平台是基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而构建的,其指标来源受限,一些超出新标准的语言要素并没有被合理赋值,尤其是与释义模式有关的定中语序问题,因此,上文所得的释义难度情况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如:

【老虎】一种动物,大多数毛是黄色的,中间有黑色的条,力气很大,有时候会伤人。(《JUZI》,难度得分:1.455)

【老虎】大多数毛是黄色的,中间有黑色的条,力气很大,有时候会伤人的一种动物。(改写,难度得分:1.446)

以“老虎”的释义为例,改写前后的释义仅有释义模式发生变化,结果显示“属+种差”难度高于改写后的“种差+属”,但根据上文的分析,“属+种差”应该更有利于用户的理解,不同释义模式的释义难度排序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的研究将句子的句法结构与人类的认知机制相结合,Liu指出:“当进行句法分析时,句子中的词被不断地储存于工作记忆之中,只有当词的支配词出现时,它才能被删除。”^[25]在“老虎”的释义中,“动物”即为支配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上述改写后的将支配词置于句末的“种差+属”类释义模式的释义记忆负荷应该大于“属+种差”,换句话说,按照依存

语法的研究,对于用户来讲,“种差+属”类释义的理解难度应该高于“属+种差”。以上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后续还需结合心理学实验来进一步验证释义模式与释义难度的关系。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现汉》和《JUZI》两部词典的名词释义进行量化研究,考察了名词释义模式的数量分布,以及不同释义模式的特征。研究发现:名词的释义模式主要有“种差+属”“种差+属+种差”“属+种差”三类,其中“种差+属”占比超过50%,是占绝对优势的释义模式;释义模式与释义句长有关,“种差+属”句长最短,集中分布在7—18字,其他两类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则较长,集中在19—55字;释义模式与释义中的“属”有关,“属+种差”类释义的“属”多为具体的词且有明确的分类界限;释义模式影响释义难度,“属+种差”类释义的难度最高,而“种差+属”类释义难度最低。研究初步揭示出三类释义模式的使用特征,可以为词典释义编纂及优化提供一定的依据。比如,“种差+属”释义模式的释义句长较短,更适合简洁的释义表述;“种差+属+种差”类释义模式适用于需要提供细致的语用信息或列举信息的释义;“属+种差”释义模式中的“属”词需要较为具体的概念才能有效激活相关语义内涵,从而有助于用户理解词语意义。

整体来看,《现汉》和《JUZI》在名词释义模式的使用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但在具体的释义中,二者在释义模式的选择上仍存在差异。以“金属”为例:

【金属】具有光泽和延展性,容易导电、传热等性质的单质。除汞以外,在常温下都是固体,如金、银、铜、铁、锰、锌等。(《现汉》)

【金属】一类物质,表面比较光、比较亮但不透明,可以导电、传热等。(《JUZI》)

《现汉》使用“种差+属+种差”,在“种差”中提供专业的科学信息,体现出精确、严谨的风格;而《JUZI》则选择“属+种差”,且使用更加基础的词汇提供“种差”信息,使释义更为简单、易懂,体现出学习性特点。由此可见,释义模式的选择与词典的功能定位和目标用户密切相关。在实际编纂中,编者可以结合本文研究结果,综合考虑词典

类型和用户需求等,灵活选择合适的释义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需要在定量的基础上进行实验,进一步探讨释义模式对释义可理解性的影响因素,为词典编纂和语言教学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安华林,曲维光.《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性词语的统计与分级[J].语言文字应用,2004(1).
- [2] 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J].辞书研究,2004(5).
- [3] 杨玉玲,宋欢婕,陈丽姣.基于元语言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念和实践[J].辞书研究,2021(5).
- [4] 翁晓玲.《现代汉语词典》形容词释义模式的元语言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 [5] 翁晓玲.基于元语言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释义模式研究:以《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 [6] 于屏方.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7] 冯海霞.语文词典语义类别释义的多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8] 翁晓玲.基于元语言的汉语学习词典释义模式[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 [9] 宋文辉.汉语辞书元语言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1] 潘雪莲.词典中名词释义模式的选择[J].辞书研究,2011(3).
- [12] 方显,刘海涛.句法结构认知难度的计算指标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13] 赵鸣,刘涛.语言理解中记忆机制的研究进展[J].生物物理学报,2011(9).
- [14] 符准青.词典释义的比较[J].辞书研究,1990(1).
- [15] 杨玉玲.JUZI 汉语 App[CP/OL].(2022-12-01)[2024-10-25].万有知典(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 [16] 陈忠.汉英名词性领属结构语序格局的差异及成因:认知定势与相关变量的合作及竞争机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4).
- [17] 陈忠.汉英语序组织的变量竞争与调适机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6).
- [18] 崔希亮.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的分野[J].汉学报,2020(2).
- [19] 朱军,卢芸蓉.从语序问题看语体制约语法的特点[J].新疆社会科学,2013(3).

- [20] 温锁林, 雒自清. 定语的移位[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
- [21] 符淮青. 名物词的释义[J]. 辞书研究, 1982(3).
- [22] 王青, 杨玉芳. 语义启动模型以及启动范围[J]. 心理科学进展, 2002(2).
- [23] 杨玉玲, 段彤彤.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配例难度控制原则及编写建议——以《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为例[J]. 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 2023(3).
- [24] 程勇, 董军, 晋淑华. 基于新标准的汉语二语文本阅读难度分级体系构建与应用[J]. 世界汉语教学, 2023(1).
- [25] LIU H. Dependency distance as a metric of language comprehension difficulty[J].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2008(2).

Quantitative Study on Definition Structure of Nouns in Domestic Oriented Chinese Dictionary and Foreign Oriented Chinese Dictionary

DUAN Tongto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oun defini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placing attributive elements before the headword as the dominant word order. In the noun definitions, the “differentia + genus” structure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the “genus + differentia” structure often involves longer sentences, and the defined words are mainly the ones with the clear classification boundary, such as animals, plants, chemical elements, and sports terms; the definition structures affect the definition difficulty, with the “differentia + genus” definition being relatively simpler, but the “genus + differentia” definition being the most difficult.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JUZI Chinese*; noun definition; definition structure; quantitative research

(责任编辑 雪 箫)